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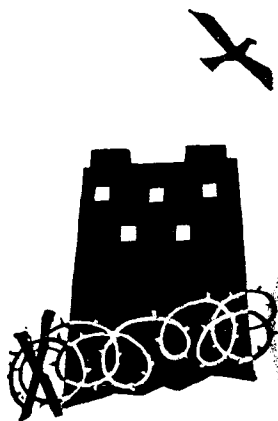
吴 强

堡 壘



堡壘

吳 強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章西厓

责任编辑：马云

堡 全

吴 强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1 插页 平 6 精 9 字数 435,000

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0,000册 (内精装5,000册)

书号：10078·3120 定价：平：1.80元
精：2.35元

目 次

引 子.....	1
第 一 章	26
第 二 章	67
第 三 章	128
第 四 章	171
第 五 章	205
第 六 章	242
第 七 章	279
第 八 章	345
第 九 章	422
第 十 章	475
第 十 一 章	544
第 十 二 章	618
后 记	666

引 子

一九二九年的秋天，在长江北岸滨江临海的通(南通)、如(如皋)、海(海门)、启(启东)地区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地方组织——通海特区委员会。这年冬天，通海特委就组成了红军游击队、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团，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火把。紧跟着革命力量的飞速发展，到半年以后的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和这里的红色政权——工农苏维埃就建立了起来。

这里是盛产粮、棉、鱼、盐的地区，譬如海门、启东一带，人们常说它是小江南。可是这里的大片土地是粮户^①的，劳动人民过的是“碰到丰年吃黄糠，遇到荒年去流亡”的日子。有了红军和红色政权，打土豪、分田地、开粮仓的斗争，在这块江海大平原上展开了。

工农红色武装一出现，就猛不可当，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保安团、地主反动武装白龙党打得个落花流水，在第二次战斗里，就把在五年当中逼死害死十三条人命的白龙党的头子大粮户曹廷瑞，打死在四甲坝东南一里来路的水沟

^① 这里的群众把地主叫作“粮户”。

里。

八月里，独夫民贼蒋介石，认为这里的革命势力，是他们的“畿辅之患”，兴动大兵，前来围剿。声称“非斩尽杀绝，斩草除根不可”。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，一场反围剿斗争的烈火，迅猛地燃烧起来了。

红十四军的指战员们和江海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强大的敌人面前，表现出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，个个争先，英勇万分。十月里的一个晴朗的上午，在横港桥的战斗中，有一个赤卫队小队长，名叫范红寿，他头缠红布，手抡大刀，在敌人的围困中，撕杀了整整半天，他接连砍死砍伤九个白狗子，游过了三条深水沟和一条大河。在他终于被敌人打伤、俘虏以后，敌人把他打得遍体鳞伤，逼他招供红军司令部的所在地，他咬着牙根，瞪着敌人，说：

“杀了我的头，不过是碗口大的疤！要我姓范的投降，做梦！”

白龙党匪徒杀害了他，把他的头悬在三岔路口的一棵大白杨树上。

第二天，他的娘子前去收尸，匪徒们不但不许，还把那个瘦弱的妇女吊打得头青脸肿，口吐鲜血，死在回家的路上。

范红寿是个独生子，五岁丧父，十四岁丧母，靠一双手在大粮户曹廷瑞家当了八年长工，只因曹廷瑞的儿子曹世昌无缘无故地打了他一藤鞭子，他把藤鞭夺下来扔掉，曹廷瑞便将他赶出了曹家仓，言明十块钱一年的工钱，一文不给。范红寿从此就靠海吃饭，到海滩上去踩蚌蟹，种着他父母留给他的三

百六十步田^①，过了十几年苦日子。共产党来了，创立了红十四军和工农苏维埃，他当了赤卫队的小队长。在横港桥战斗中牺牲的时候，才三十三岁。

范红寿夫妻遗下的，也是独子，名叫金生。伢儿虽然才满十岁，长得倒结结实实，机灵得很。他七岁就能下田挑菜拔草，到沟边抓鱼摸虾捉小螃蟹，帮他爹妈度日糊口；八岁就能下田落花种麦了。人穷志不穷，象他爹生前当赤卫队的神气那样，他在听到他爹妈被残害而死的第二天早晨，就背起个小小的包袱，把家门一锁，不声不响地走了。

金生家住在海潮乡十家埭靠近的一条沟边上。十家埭西北两里是上河头。上河头有个陶济舟，在红十四军当连指导员，跟金生的爹范红寿是手挽手的义气弟兄。金生背着小包袱走过陶家门前的时候，正在沟边玩耍的陶济舟的五岁伢儿看见了他，上去把他拉住，问道：

“金生哥哥！到哪里去？”

金生不答理他，推开杰儿的手，还是径直地朝前走去。杰儿赶紧回到屋里，告诉妈妈袁秀莲，袁秀莲连忙出来，高声大叫着：

“金生！金生！”

叫了好几声，金生才回过头来。他走到袁秀莲跟前，抖着捏得紧紧的小拳头，告诉袁秀莲说：

“我去当红军！报仇！”

说着，泪水就从他的灼灼闪光的眼窝里奔涌出来。

^① 海门、启东一带，以步计算田亩，称多少步多少步。实际上这个步是平方步的简称，一亩为二百四十平方步，通常说二百四十步。

袁秀莲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滚落下来。她抓住金生的手，噙住泪，压住声音说：

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们的冤仇要报，他们欠的血债要还。金生！闹共产，闹革命，报仇泄恨，不是三朝两日的事，你懂吗？”

金生睁着泪眼看着妈妈一样的袁秀莲，入神地听着她说下去：

“只要你有志气，你爹不曾干了的事情，你就能接上干！你才十岁，当红军，扛钢枪，还要过几年。”

金生揩揩眼泪，说：

“那，我一个伢儿……”

“住到我这里来，我们两家并一家！”袁秀莲说。

开始懂事的金生，吞吞吐吐地说：

“弟弟妹妹三个，够你缠的了……”

“算我多生了一个！”

袁秀莲说着，就把金生朝家里拉，金生进了屋，放下身上的小包袱，又马上回家去把几只碗儿碟子和一口破锅等等用的东西，拿到陶家。从这天起，十岁的伢儿金生没了爹妈也没了家，暂且住在陶家，吃在陶家，成了陶家的人了。

几天过后的一个下着蒙蒙小雨的深夜里，袁秀莲听到有人轻轻敲门的声音，翘起头来问道：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是陶家吗？”门外老人的声音。

袁秀莲下了床，点起油灯，开了门，让老人进来。

老人拿下水淋淋的斗笠，说他姓宋叫宋海五，是从吕四港西北的东灶港来的。他把贴身的小布褂底边撕开，从里面取出

陶济舟亲笔写有“袁秀莲”三个字的纸条儿，交给袁秀莲，告诉她：陶济舟在四甲坝和白军的战斗中负了重伤，昨儿运送到东灶港治疗，安置在他家里。袁秀莲见了她丈夫的笔迹，听了宋家老爹说的话，立刻把四个伢儿叫起来，烧了饭吃，收拾收拾，带着十岁的金生、五岁的杰儿两个猴子和三岁的春儿、怀抱的秋儿两个丫头，跟着宋家老爹，冒着雨连夜赶到海边东灶港去。

范红寿死了，他的娘子也死了，重伤卧床的陶济舟听到消息之后，眼泪禁不住从深陷的眼窝里奔涌出来。他跟范红寿是同年的穷苦人家的后代，幼小的时候，就天天在一起割草、拣粪、捉蜻蜓、追野兔子，长大了，又一同革命，一个当红军，一个当赤卫队。不料，他竟过早地离开了他的战友们，他的亲属，他的比他小两岁的巧娘子，也跟着他走了！他们留下的伢儿金生怎么样呢？他正在想着、焦虑着的时候，金生跟着他的娘子袁秀莲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抖索着瘦骨嶙嶙的双手，把金生拉到面前，紧紧地搂抱在怀里，金生也紧紧地搂抱着他，口叫“爹！”“妈！”放声大哭起来。

面对着娘子袁秀莲和四个伢儿，陶济舟说：

“革命总是有牺牲的。前头的倒下去，后头的跟上来！范红寿夫妻两个倒下了，我也倒下了，你们要跟上来！……”

经过好些日子的治疗，还是不见成效。陶济舟的伤势逐渐沉重恶化起来。一个海边上的大风雨之夜，他的生命临到危急的时刻，伢儿都在熟睡；他抓住日夜伴着他熬红了眼睛的袁秀莲，颤抖着嗓音，说：

“秀莲！你还年轻，我死了，你日子难过，就嫁人吧！”

袁秀莲连连地摆着手，滴着泪珠儿，说：

“这一辈子，我死也不再嫁人！”

他身上的血液几乎停止了流动，全身冰凉。但是，他竭力挣扎着说出了这样一句最后的话来：

“不管你怎么样，你要把金生带好！”

袁秀莲感到他不行了，他就要离开她了。她把一并排睡着的四个伢儿叫醒，要他们排立在陶济舟的面前，然后，她抚摩着他的枯瘦的手，宣誓说：

“你放心吧！只要我不死，我一定把金生跟我们三个伢儿都带好！要他们给金生的爹、妈，给你，给千千万万烈士报仇！……”

陶济舟没了血色的大方脸上，突然地现出了亮光，他连连微微地点着头。

袁秀莲把他双手放下，抚摩着他的脸颊，对这个就要永别的亲人，继续地宣誓说：

“我也是共产党员。我明白，范红寿，你，人死了，革命的心不曾死。我要尽我的心，把这几个伢儿抚养成人，再跟白军、白党、大粮户斗，斗到乌云扫尽，红日当空那一天！”

陶济舟还想说话，却发不出声音来了。他再一次微微地点点头。他把他的微弱的但是亲切的眼光在金生、杰儿、春儿、秋儿的脸上挨个地扫了一下，然后双手合十，朝着袁秀莲抖抖索索地拜了三拜。

表示真诚地接受她丈夫红军指导员对她的嘱咐和信任，袁秀莲抖抖索索地还了三拜。

在袁秀莲和伢儿们的一片哭泣声里，陶济舟又朝金生他们看了最后一眼，才闭上他的眼睛，停止了心脏的跳动。

这时才三十二岁的袁秀莲，得到宋海五老爹的帮助，在第二天早晨，用几张芦席裹了丈夫陶济舟的尸体，掩埋在海边的黄土里，又带着四个伢儿，回到上河头。从这以后，就一老四小，种着陶、范两家六七百步沙土田，一天喝上一餐、两餐玉米面稀糊汤，住在两间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的草屋里，煎熬着漫长的艰难的日月。

金生十四岁那年春天，乡里成天过大兵，又抓伢子又抽丁，又抢又收捐，又接连三个月不曾落下一点雨星儿，好多人家的烟囱不冒烟；单是海潮乡的十家埭、上河头这个角落里，就有二百四十根讨饭棒。陶家也断了粮。伢儿们熬得面黄肌瘦，却不曾有哪个哭泣吵叫；一天中晌，一个老妈妈拖着一根讨饭棒，牵着两个三四岁大小的瘦猴子，站到陶家门口，哀乞道：

“可怜可怜吧！给口粥汤喝喝！”

陶春把锅盖揭开，亮出锅底子说：

“你来看看！”

老妈妈牵着两个瘦猴子走了，袁秀莲把四个伢儿叫到身边，对他们说：

“我们家姓陶，金生家姓范，姓是讨饭的姓，可不能去向粮户富豪家讨饭吃！”

金生打着手势说：

“情愿饿死，也不求粮户可怜！”

九岁的杰儿跟着说：

“他吃他的白米饭，我喝我的野菜汤！”

一天，太阳偏上西南角的辰光，金生在沟边上挖野菜，挑

巴根草，曹廷瑞的儿子曹世昌走到跟前，一声不响，甩起一脚，把野菜、巴根草带竹篮子踢下了水沟。金生手里勒紧小铲刀，走上一步，暴起眼睛来，对着曹世昌责问道：

“为啥踢我的篮子？”

“就是要踢！”曹世昌呲着一口黄牙说。

金生又责问他：

“你家粮谷满仓，吃鱼吃肉，连野菜、巴根草也不让人家吃？”

手卡着腰眼，站在一边的曹家大管家兼保镗的常富，代他的主子说道：

“野菜、巴根草也不让你们这些穷猴子吃！”

“让你们吃大了，好造反？”曹世昌又饶上一句。

金生恨不能一小铲子戳到这个曹世昌的肚皮里去，他咬着牙齿说：

“嘿！总有那一天！”

听了金生的狠话，曹世昌心里一冷。他斜起眼睛，从黄牙缝里漏出声音来：

“我这就看不出你有那副骨头！”

金生气呼呼地回到家里，他的陶家妈妈问他：

“篮子呢？”

“给驴蹄子蹶到沟里去了！”他把小铲刀朝小桌子上一扔，气狠狠地说。

他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妈妈，妈妈听了又喜又恼。喜的是这个伢儿毕竟是赤卫队范红寿的后代，骨头硬；恼的是大粮户曹世昌心肠狠毒，金生在他的面前漏了心里话，怕引出祸

害来。

她把金生和杰儿两个拉到面前，勒起拳头，在他们面前晃晃，问道：

“拳头能不能打死人？”

“能！”两个同声回答。

“嗨！武松还用拳头打死了老虎。”她说。之后，又拿起小铲刀比划着问道：

“钢刀能不能杀死人？”

“能！”杰儿抢先回答说。

妈妈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，金生正皱着小眉头捉摸着，妈妈又问：

“说狠话能不能吓死人？”

两个伢儿都楞住了。

妈妈一只手抓住一个伢儿的手，一字一句地低声说：

“主意，计谋，心里想的，不要挂在嘴上！”她指指胸口，往下说，“要埋在这里！眼下，不是我们穷苦人的世界，晓得吗？”

金生点点头，杰儿却又问道：

“什么时候才是我们的世界？”

沉默了一阵，妈妈说：

“夜就是长到九更天，也还是要亮的。”

天黑了，没有灯油，一家五口在黑地里喝着苦菜汤。

“陶家妈妈！”后门口有人低声叫道。

陶家妈妈听到是熟悉的声音，开了后门一看，认出是曹家仓的小长工洪小三。洪小三就在后门外头，告诉陶家妈妈说，曹世昌关照常大，叫想法子把金生害死，他怕金生日后报仇，

说：“斩草不除根，祸害在自身。”洪小三说了，从怀里摸出一块银洋和两个黑面馒头，交给陶家妈妈，抖抖陶家妈妈的手，说：

“叫金生赶紧避避！你们一家也要当心！”

小长工从干沟里溜走了，袁秀莲回到屋里，喝完了那碗冷汤，把三个小伢儿安置到床上睡了，就拉着金生坐在门外沟边上，把小长工说的告诉了金生。金生听了，暴起喉咙来，说：

“我不怕！”

袁秀莲捂住他的嘴，搂抱着他，挨着他的脸，轻声细语地说：

“金生！你是范红寿跟你妈妈的伢儿，也是陶济舟跟我的伢儿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这样一个伢儿，拚得过他们？你不是对曹世昌说过‘总有那一天’的吗？那一天，迟早要来的。”

这位跟亲妈妈一样的妈妈的话，深深地刻在金生的心上。金生思量了一阵，突然地，眼泪止不住地直穿出来。他倒在妈妈怀里，抽泣着说：

“找红军去！”

“红军到了哪里，不曾听到消息。”妈妈说。

破晓以前，金生又背起个小白包袱，把那两个黑面馒头悄悄地塞到弟弟杰儿的枕头旁边，只带着那块银洋，照着妈妈的指点，噙着眼泪，离开了上河头，投奔海边东灶港宋海五宋家老爹去了。

两天以后的中午时分，曹家仓的管家常大也就是常富，手里拿着根藤条儿，嘴角上叼着根香烟，悠悠荡荡地晃到上河头

陶家门前，一对斗鸡眼里外张张瞧瞧，只看到三个伢儿，问袁秀莲道：

“小金生呢？怎么不看见他？”

摘着野菜的袁秀莲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我家没得吃，饿得他呆不住，到通州找活路去了。”

常大告诉了曹世昌，曹世昌“嗯？”了一声，心里怀疑道：“莫非走漏了风声？”但也没法子查证，只得算了。

海门县县治所在地叫茅镇，茅镇东三十里的一个地方，叫三厂，因大生纱厂设在那里而得名。金生走后三个多月的一天下晚，一个家住三厂的中年人，来到陶家，找到袁秀莲，说范金生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上当小工，托他带口信来，叫妈妈和弟弟妹妹放心，还带来三块银洋，叫还给小长工兄弟一块，那两块给家里买粮买草，糊口过日子。妈妈和伢儿们听说金生到了上海，落下脚来，有生活做，能赚钱了，真是高兴，吊在半空的袁秀莲的心，也就放了下来。

带着伢儿们忍受着饥寒煎逼的袁秀莲，知道通海地区的根据地没有扎下根来，红十四军失败了，党从这个地区暂时撤走了。但是，她相信不得人心的蒋介石、国民党和曹世昌那样吃人的豺狼虎豹，是不会长久的。她一心盼党盼红军。她听到有人说，红军过了黄河，到了闯王李自成的家乡，也有人说，还在江西、广东、福建的山里。她想：党还是要来的，红军还要来的。她一天在田里做活锄棉花，对着面前由江海沙滩冲积而成的肥美的黄沙土地出神，默默地问道：“你能生长出万物来，为什么不快点再生出共产党、红军来呢？”她给杰儿、春儿、秋儿他们讲说过红军和赤卫队的故事：大队大队的人马开得来

了，他们头缠红布，腰挂钢刀，肩荷钢枪。骑着高头大马走在最前头的一个就是范红寿……范红寿英勇地牺牲以后，在这一带人们的口里，流传着一首赞歌，她常常在心里暗诵，有时候，也念给伢儿们听，叫伢儿们牢牢地记在心里。赞歌是：

寿烛点起红又红，
红军个个是英雄，
斩杀白军白龙党，
镰刀斧头显威风。

三个伢儿象门前屋后的几棵枇杷、杨柳一样，慢慢地长大了。

杰儿跟他爹陶济舟一模一样，高高大大，生就一双光辉闪动的眼睛。春儿、秋儿也肯听话，他们都晓得体贴妈妈。妈妈不在家，春儿就在家哄着秋儿，哼着妈妈常哼的歌儿给妹妹听，把在十家埭小学堂里学到的，教给妹妹，用小树枝在地上写字，画个猫儿狗儿，拿点麦秸什么，编个篮子、箩儿，或是找点破纸、玉米叶子，剪个花儿、蝶儿的。

早晨日出东，晚上日落西。一月两月三月，一年两年三年。

在这些年月里，做苦力小工的金生常常托相近的人带信、带钱来，说他在上海码头上进了夜校，识了一些字，能写写信记记账了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爆发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。

在侵占南京、上海和大片江南地区之后，一九三八年春

天，日本侵略军进了旧时叫做通州的南通县城，接着，如皋县城、海门县城茅镇、启东县城汇龙镇，著名的渔港吕四，都给日本鬼子不攻而占。这块滨长江临黄海的沙土平原上广大的城镇乡村，就象海堤溃决，大地就要沉沦似的，人们惊恐慌乱，四处奔逃。

国民党“老中央”的队伍，有的，一见到日本兵，就一枪不放，缴械投降；有的，变了汉奸军队，成了黄脚股郎；有的，大抢大劫一番，逃命去了；也有的，变成了“游吃队”。住在北新桥的国民党南通县县长张北生携带三大箱子金银细软，逃到江南去了，海门县、启东县的县长，也不知去向了。

在上海码头上做小工的范金生，这一年是十七岁的人了。他听到传说，他的家乡来了红军，便以为他心头想的“那一天”来到了，立即乘上轮船，到了青龙港，上了岸。谁知红军并不曾来，城里、大市镇，是鬼子的天下，在乡村里称王称霸的是那些“游吃队”。“游击司令多如狗，大摇大摆满街走，游到南来吃到北，装满腰包提满手。”人们嘴里念着这样的打油诗，心里对他们扰民不抗日，非常的不满、愤恨。出去三年多的金生，想念妈妈和弟弟妹妹们，想得天天夜夜做梦，此刻，到了家门口，能不回家看看？在一天深夜里，他回到了上河头，溜到窗口，轻轻地敲着，向里面递进话去：

“妈妈！我回来了！”

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低得叫屋里的人几乎听不见，可是，陶家妈妈和三个伢儿却都听到了，他们一骨碌地全都爬了起来。陶杰动作快，跳下床，就去开门，一开了门，就把哥哥拉进屋子，紧紧地抱住，叫着“哥哥！哥哥！想死我啦！……”